

经济学名著译丛

国民经济学讲义

下卷 货币



〔瑞典〕克努特·维克塞尔 著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I : Money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民经济学讲义

下卷 货币

〔瑞典〕克努特·维克塞尔 著

解 革 刘海琳 译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I : Money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经济学讲义/(瑞典)克努特·维克塞尔著;解革,
刘海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经济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100-12837-7

I. ①国… II. ①克…②解…③刘… III. ①国民经
济—经济学—研究 IV. ①F0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325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经济学名著译丛

国民经济学讲义

(上、下卷)

[瑞典] 克努特·维克塞尔 著

解 革 刘海琳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2837-7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8

定价:5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货币的概念和功能	1
1. 货币的经济重要性	4
2.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	5
3. 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货币的交换价值和货币的“需求”	13
4. 货币与信用的关系	22
第二章 货币	27
1. 贵金属作为货币——古代和中世纪关于货币的一些历史记录	28
2. 近代、特别是 19 世纪的货币	34
3. 瑞典货币历史及当今瑞典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比较	43
4. 货币技术	47
5. 本位币和代币	50
6. 从法律角度看货币	54
第三章 货币流通速度;银行业和信用	58
1. 一般流通速度:现金平衡和信用	59
2. 虚拟流通速度	66

3. 信用的形式	70
4. 银行业:关于银行业起源的一些历史记录	72
5. 现代银行业	79
6. “理想的银行”及其实现的障碍	87
第四章 货币的交换价值	126
1. 通过货币的交换价值能了解什么? 货币的价值和商品 价格	127
2. 平均物价水平及其度量	131
3. 货币价值的不同理论:数量理论	141
4. 生产费用理论	146
5. 现代理论	154
6. 数量理论的缺陷:对理性理论的一个尝试	159
7. 信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之间的 争论	169
8. 对李嘉图和图克学说的批评	176
9. 积极的解决方案	190
10. 结论:货币的实际组织	214

第一章 货币的概念和功能

参考文献:关于货币问题的文献非常之多。据卡尔·门格尔估计(收录于 *Handwörterbuch* 的文章“Geld”中),全部文献大约能填满 300 多页八开纸。然而它们的重要性与数量并不相称;当然,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关于货币的专题论文自有其价值,但是能够使我们增加货币的本质和规律知识的优秀作品相对较少。关于货币的一般理论,亚当·斯密,特别是李嘉图和穆勒(《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册,7-13 章和 19-24 章)的著作代表了古典学派的观点。不过,穆勒的观点由于他试图融合两个根本对立的观点而受到了损害。

关于对现代货币和货币理论史的综述,我们推荐参考 E. Nasse 的优秀论文,其收录于勋伯格手册(Schönberg 的 *Handbuch*)中(由 W. Lexis,以及 *Handwörterbuch* 中收录的卡尔·门格尔的文章进行了增补,后者更偏重理论)。杰文斯的《货币与交换机制》(*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有多语种译本),尽管并非独具匠心,但是内容充实,可读性很强。卡尔·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的 *Das Geld* 是一本全新的、详尽的,并且在各方面有价值的著作,其收录于 Frankenstein 的合集 *Hand- und leh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G. F. Knapp 在他的 *Sta-*

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1905) 中对术语方面做出了一些显著的贡献,文字引人入胜,只是有点片面。

T. H. Aschehoug 的 *Socialökonomik* 中关于货币的章节(58章及以下章节)对斯堪的纳维亚的读者特别有吸引力。

更详细的参考文献将在各节中列出。

我在上卷的前言中已经介绍了这些讲义的布局 and 安排。在那个方案中交换媒介理论、货币和信用理论,放在了一般原理或理论部分分册的第五部分和最后一部分,在上卷中已经对这三项进行了论述^①。本卷中同样主要是理论性的叙述。

但是,为了保持连续性,我们也会顺便讨论一下某些与通货和信用有关的技术问题。尽管严格来说,这些都属于下一节,即关于应用经济学的内容。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只涉及众多信用领域中的一部分或一个阶段;即与货币不可分割的那部分,关于信用的形式,通常的说法是对现金的替代(或者,用我们更愿意使用的表达方式来说,是加快货币真实或虚拟流通速度的一种手段。因为,就目前来说,我们所说的货币仅指金属货币)。信贷的其他方面更适合在应用经济学的不同部分中进行讨论——例如在农业和工业部分(农业和工业信贷),尤其是在贸易部分;因为在贸易中不但经常用到信用,而且它还有一个由信用贸易构成的特殊分支:股票交易、股票发行系统以及证券交易,这些都与银行业有很大关联。

① 需要注意,关于人口的部分在上卷中被删掉了。——编者

以这种方式限定的货币理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这很明显地属于经济科学领域。在经济领域的所有其他方面,其他的条件,如技术、自然条件、个人或社会差异所发挥的作用,我们通过科学无法全面地掌握和控制。但是,关于货币理论,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人类自己来确定的,例如政治家和(如果向他们咨询)经济学家;对价值尺度、货币体系、货币和信贷立法的选择权,都是掌握在“社会”的手中,而自然条件(如通货所使用的金属是稀缺的还是丰富的,以及它们的化学性质等)是相对次要的。因此在这些方面,社会的统治者有机会可以展示其经济智慧或者愚蠢的一面。货币史所揭示出的事实是统治者经常表现出愚蠢的一面,因为历史记述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说人类从这些错误中什么也没学习到,那就太过分了。毫无疑问,在过去的100年到150年间,我们在货币理论和实践方面进步了很多。但同时在这些领域也仍然存在着一些黑暗的地方,它们必须被照亮;自从包含货币和信用的交易日益取代了旧式的物物交易系统以来,人们在重要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这很令人遗憾。因此现在即使是小错误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每一次紊乱的影响都比从前程度更高,范围也更大。

出于种种原因,我在这里不可能陈述所有关于货币的不同意见。即使是对它们的总结评述,我这样做恐怕也会让大多数读者感觉到迷茫和无助。因此,我将仅主要介绍在我看来最正确的观点。只完整而详尽地去说明一些特别重要的、其相互对立的理论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划时代的,并且是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问题。

1. 货币的经济重要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考虑生产、分配以及交换时,就仿佛它们是在没有货币的协助之下完成的;换言之,好像劳动者、土地拥有者以及资本家得到了实物产品的分配——而且对于前两类来说,是来自一个已经存在的相似产品的存量或供给中的预先分配——然后在他们之间相互交换这样所获得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以外,我们并不关注任何其他的价格。利息被认为是实际资本本身的边际生产率的直接表达;或者储存的劳动和土地与当前的(目前的)劳动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差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等待”的边际生产率,在这里,生产资本的拥有者是其本人被视为企业家还是他被视为已经把资本借给了其他企业家的人都无关紧要。原则上,我们不考虑所谓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的利润,而是假设只要生产区域足够大,允许企业家之间完全和自由竞争,它将趋向于是零。这种对问题的简化在着手处理经济现象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实际的经济生活往往过于复杂,直接对其进行研究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机会。作为一种近似处理,这样做是允许的,因为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把在货币的协助下进行的交易设想成是在没有货币的介入下进行的。在很多用来说明货币的本质和功能的比喻中将其描述为机器的润滑剂,从很多个角度上来看,这是非常合适的。润滑剂不是机器的组成部分:它既不是原动力,也不是精加工工具,而且是一个绝对完美的机器仅需要最小量的润滑剂。但是,我们的简化当然只是暂

时的。经济学家常常走得太远,他们认为自己从易货贸易的假设中推断出来的经济规律可以无条件地应用到实际情况中,而在实际情况中货币实际影响着几乎所有的交换、投资或者资本转移。可以无摩擦运行,因此不需要润滑剂的理想机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尽管也许人类已经在经济领域比在机械领域表现得更接近完美。事实上,使用或者滥用货币会非常剧烈地影响实际交换和资本交易。用货币(例如用国家纸币)有可能(这确实已经屡次发生过)破坏大量的实际资本,并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陷入无望的混乱。另一方面,通过合理地使用货币,通常能够积极地促进实际资本的积累以及生产的发展。资金或信贷都不是实际资本的替代品,也不能真正的取代它;但借助其帮助,能够促进甚至强制执行储蓄过程、限制当前消费,而这是实际资本积累的源泉——绝没有无条件的获取。信贷,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有助于实现最大的资本生产率。一般来说,对货币及其功能的仔细研究会揭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关系,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皆是如此。并且,只要是货币(至少是金属形式的货币),就可以被造得过剩,只有通过研究其规律,才能够确定必要的条件。

2.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

货币的概念涉及到它的功能,而通常其功能分为以下三个:作为价值尺度、作为价值储藏手段以及作为交换媒介。有时候,多少有些不同的变化,例如在此基础上增加储蓄的媒介、贷款媒介、支付媒介(后者指单方支付,如税收等)。在这三大主要功能中,只有

最后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特征；作为价值尺度，任何商品都可以充当货币。事实上，与其他两种相比，这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功能，因为它与事物本身或者任何其外部物理性能都没有任何关系。对于作为价值衡量尺度的商品而言，唯一必不可少的品质是它应该尽一切可能地具有恒定的价值：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将在后面研究。无论用作交换媒介的商品应该具有恒定的价值这一点可能有多么重要，这都不是必不可少的，更不是交换媒介的概念所固有的。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有一类商品——贵金属，一直被用作交换的媒介，而另一类，如粮食，被用作价值衡量的尺度，尤其是在工资和税收的确定中。（直到不久以前瑞典农村神职人员的薪俸中还有一部分是用粮食计算的，尽管只是按照所谓市价向他们支付货币；现在的自由田租也是如此。）最近被提出的一项应对货币价值波动的措施是涉及将来较长期限的协议中的价值尺度（价值单位）应该是货币以外的东西，例如一些商品的平均价格（即所谓的平均价格标准）。但是，显然用作交换媒介的商品自然也会被用作同时或接近同时发生的商品和服务交易的价值衡量尺度；而且由于规定任何固定的限度很困难，或者不理想，货币已经逐渐转化成为普遍的价值尺度，甚至是对相隔很长一段时间的产品的定价。价值易于剧烈波动的商品因此被证明不适合作为交换媒介，无论它们在哪里曾经被用做过交换媒介。建立更具稳定性，如果有可能的话绝对稳定的货币价值因而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有实际价值的目标。但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进展甚微。

同样，作为价值储藏的功能也不是货币的本质特征。人们甚

至可能会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货币从来没有这个功能,仅仅是从个体或私营企业的角度来看它才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只需要保留有用的东西,某些对未来有用之物。贵金属如果被细心保存的话几乎是不会损毁的,这是事实,因为它们可以不被空气中的酸破坏。因此它们作为装饰品,或者用于某些技术目的,可以无限期保存。但是,这类用途太有限、太专业化。那些囤积货币的人从未考虑(那些囤积饰品的人很少考虑)这种效用,他们的目标几乎总是在未来的时间可以用它获得别的东西。换言之,所期望保存的是它的交换价值;被囤积的是作为未来交换媒介的货币。进一步思考会发现,只有在某些明确的假设下这才是可能的或者有效的。只要当从我的囤积中取出一部分时,别人恰好同时也囤积了相同的一笔,对于立即作为交换媒介的用途而言,货币的流通量和大概的价格水平仍将大致相同。从个体的经济角度看,储蓄达到了它的目的,因为储蓄的人将在未来消费他现在放弃的且别人未来将要放弃的消费。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唯一的结果将是一部分货币供给会习惯性地从流通中被提取出来,或者如我们所乐于表达的,全部现有货币的流通速度会减慢。而且,如果每个人都同时采用相同的步骤,这样的结果将无法实现。只要储蓄持续,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如果每个人都一样地储蓄,每个人都将继续用他剩余的收入获得同样多的商品,就好像他们没有储蓄,且实际上也没有被迫去限制他们的消费。然而,一旦如此积攒的货币返回流通,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且没有人能够增加自己的消费。因此,储蓄将不会涉及任何牺牲,并且将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曾经如此普遍的具体货币储蓄,可能是用来(例如说)保护自己的孩子,或者使

一个人的晚年免受贫困的一个好方法(至少在没有更好的方法被发现时是这样的)。与这些一心想储蓄的年龄阶层比较起来,当然也有其他的阶层不得不使用已经存在的储蓄。但另一方面,在抵御饥荒这样的大灾难时,这显然是没有用的,尤其是在古代当谷物不能轻易地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时。在不太发达的国家,比如印度,这种囤积货币(金钱本身)的习俗仍然存在。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们,他们床下的土里也埋了银子,或者把银子作为装饰品穿在身上。他们这样做主要的目的是为经常出现的农作物歉收做储备。如果只是本地歉收而邻近地区有好收成,这种手段是很好并有效的;但是,如果歉收是普遍存在的,发生在更广阔的领域,这些积攒下来的钱其实没有多大用处(在印度建设铁路之前更是这样),并且只会将食品价格推至极高的地步。

麦考莱(Macaulay)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提醒我们这种囤积在世界各地是多么地普遍,即使在比较现代的时期。一个叫蒲柏(Pope)的伦敦商人,一位著名诗人的父亲,在17世纪末退休回到他的农庄时,携带了总计20,000英镑的金币和银币,这是一笔可观的钱,尤其是在那些日子里。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常常从这笔储蓄中取出一些用于他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费。

在法国,保存大量现款的习俗一直保持到了今天。1887年,一个人告诉英国黄金和白银委员会,他曾与法国南部的一家旅馆老板聊过,老板的年营业额达到了一百万法郎以上。当被问及他与银行的联系时,据记载他指着房间角落的一个保险箱说,“那就是我的银行”。

在更早的时期君王们经常所做的这种囤积,主要目的是为未

来的战争进行储备,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在和平时期只要个人收入的减少可以或多或少地被更便宜的商品价格所抵消,为累积这些储备而征的税负可能不会很沉重。当战争爆发时,国家战争财富强行进入流通,随后的价格上涨迫使所有人限制他们的消费,从而产生了对军队非生产性消费的供给,因此呈现出变相战争税的特征。在 18、19 世纪的战争时期各国普遍发行的纸币,具有基本相同的效果,但是由于它们可以无限扩大而比较危险;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未来回笼这种纸币的承诺极少被兑现。

同样,从个人角度来看使用货币作为在较长时间以后的未来的支付标准是不理想和不完善的,因为所节省的资金没有投入生产,因此通常不产生任何利息。由于信贷的发展,在比较先进的国家,私人囤积几乎萎缩至完全没有了,并且已经被更经济的储藏方法所取代。所储存的货币资金通常通过银行和储蓄银行等媒介,被尽可能迅速贷出并由此返回到流通环节中。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不生息资本向有银行保证利息的有收益资本的转化。即使是货币没有得到任何利息,也还有个人不用再为看守其积蓄而感到焦虑的好处。

另一方面,人们可能会问这种安排的总体经济优势,从广义上说是是否非常可观。初看起来,好像是它仅限于使所有现存的货币存量可以流通。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那都将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流通中不需要的货币可以被(其实是自动地)送往国外,以换取货物或者附息贷款。但是,这也只是个体的经济优势。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结果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如果我们预先假设)货币量的增加会带来商品价格的水涨船高。不会有什么

直接的收益,因为较大的资金量和较高的价格与较小的资金量和较低的价格效果是一样的。然而,只要生产贵金属的利润减少,因此投入到这一基本上是非生产活动的劳动和资本会被使用到更多有用的用途中去,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有最终的收益。

然而,在现实中,从囤积变化为现代形式的储蓄和(私有的)资本积累的经济意义比这更深远。任何人,只要他可以节省他的一部分收入并保存起来,因而从流通中撤出它,实际上也就实施了降低物价的影响,尽管作为个体看来,每个人是那么微小。其他的个人因而可以用他们的货币获得更多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在其各自之间分配那些储蓄的人所放弃的那部分消费。这些储蓄在以后的使用,比如说在年老时的使用,牵涉分享他人的消费。总效应就好比是那些储蓄的人向他们同时代的人提供了一笔消费贷款,并且随后他们向同辈人或下一代索要资本(虽然不计利息)。

通过现代意义上的储蓄,人们可以把他们的积蓄委托给银行,银行尽快将其贷给一些能够以一种或者另一种方式高效地使用它们的企业。因此,就算有的话,货币也只是暂时从流通中撤出。因此价格不一定上涨。储蓄者所放弃消费的商品,在一个恰当有序的系统中根本不会被生产,因为本该用于生产它们的劳动和自然资源现在会被用于准备未来的产品。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经济摩擦外,在储蓄时其他的一切将维持不变,但生产将变得更加资本化,即更直接地面向未来,因此,通常更富有成效。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储蓄者要求收回资本时,他将因此获得一笔利息形式的额外收入,而这可以而且常常是在储蓄的期间内支付的。他并没有从下一代那里剥夺什么,而是总体上帮助提高了他们的实际收入

和消费,因为更密集的资本化生产会带来工资和租金的提高。

储蓄立即与其所放弃的消费相称地给其他人增加提供生活资料,这种观点非常频繁地被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表述,然而,对于现代储蓄来说这是不适用的,这一点古典经济学家们也这样认为。储蓄所给予的益处仅在未来可见,那时由于这些节约行为,社会生产增加了。

如果我们设想一种循序渐进的资本积累和扩大生产,向生产中的原始生产要素支付的工资和租金无疑会从一开始增加,当然所增加的量一定不会等于新的储蓄。

再回到我们上卷中贮藏葡萄酒的那个高度简化的例子,如果我们把最初的 3.14 亿先令的资本额提高,则葡萄酒的价格 V_0 (此前的价格是每升 67 先令)将会立刻上涨,工资(和租金)也会与其一起上涨;而与此同时,利息(仍然假设是四年贮存期)将下降,直至 V_0 等于 68.30 先令,而利息下降到 10%,由于这个原因五年贮存期和四年贮存期的获利一样。同时,无论新旧资本,在 V_0 不变的情况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葡萄汁的价格微量上涨的压力下),都将会越来越多地被转向五年贮存,直至全部投入到五年期,随之 V_0 将再次开始上涨,且利息开始下降,等等。

或者,如果我们假定生产逐渐扩张,工资当然会随着资本的增长而不间断地提高。在上面提到的高度简化的葡萄酒贮藏的例子中,我们还发现,由于新的储蓄从 3.14 亿先令涨到 4.22 亿先令所增加的资本,或者说增加了的 1.08 亿先令,产生的租金和工资年增长仅为 300 万先令。因此,工人们远远没有“分享到储蓄者所放弃的消费”。

老一代经济学家所犯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经常把生产视为发生在一年内,而忽视了对生产周期延长的考虑。在当前的例子中,新的资本主要是被将葡萄酒贮存到下一年所吸收,这其中无须额外的劳动,而只是需要将四年葡萄酒的销售期再延长一年。

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部分,正确地指出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个错误。然而,马克思在那里援引的、后来又被 Tugan-Baranowsky 以及其他人所引用的数字是不合适的,问题在于他们假定不仅资本增加,而且所有的三个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也同时增加。

另外从囤积到现代式储蓄的过渡还带来了特有的现象。如果银行被开设在一个以前没有银行、大部分货币都藏在“保险箱和金库”中的地区,则这些货币投入流通后,其结果除了企业的增加外,或多或少还会有显著的价格上涨。事实上,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因为正是它所造成的普遍降低的消费造成了实际资本的积累,而这是更高层次的资本化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换句话说,更多的企业从当前商品的生产中抽出一些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以把他们投入到对未来生产的准备中,从长远来看,如果当前的消费没有被限制在相同的程度,这将是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银行可以在没有得到对现有货币存量控制权的情况下,通过提高信贷量,独自实现同样的结果。

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唯一大量的货币积累是银行的金属现金储备;虽然在那些仍然主要使用金属货币的国家中,这并不妨碍公众所持有的小数额的总额(在某些情况下远远)超过银行所持有的贵金属数量。后一种情况在判断银